



本草◎著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关小群／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南清雅女子命运变迁的凄美故事
百年乡村柔美月光里流淌出的爱恨悲歌

CHANGPIANXIAOSHOUCONGSHU

三叶草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本草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叶草 / 本草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9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80742-263-1

I. 三… II. 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988 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编: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三叶草(黑马长篇小说丛书)
作 者 本草
主 编 何镇邦 关小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44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80742-263-1

赣版文艺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长篇热”

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

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的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

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二十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到叙述的人

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

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流淌的月光(序)

储福金

看得出来,作者本草是喜欢月光的。月光对于她,一定别具意义。从《三叶草》这部小说里,我看到了月光的分量和月光的质感。小说以月光始,又以月光终。月光,是作者赋予这部小说的灵魂,也是作者自己心灵和情感的物化。

如流淌的月光,就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印象。唯美、娴淑、清雅、灵动,这些月光的美妙和动人之处,在小说里尽情地流淌着,最终不由分说就流进了读者的心头。所以,我要说,《三叶草》是一部能感染和打动读者心灵的好作品。

在读《三叶草》这部小说前,我并不认识作者本草,但我看过一篇其他作家写她的文章,题目是《城里的月光》。其中有这样一些文字:她孱弱的身肢和苍白的面容在月色的不断堆积中,显得妩媚而生动。原来,女人的人生,是要用层出不穷的梦来丰美的——不管是脚踏实地的梦,还是无中生有的梦!我所了解的张晓娟(本草),就是这样一个企图用梦想照亮人生的女人……她总是先我们一脚来到办公室,把陋室拾掇得一尘不染,然后把茶杯洗净,帮每个人泡好茶。她的勤劳感染了我,也感染了领导,大家都把搞好内务当做一桩乐事。

她爱干净,懂得经营自己。她一如既往地留着长头发,穿着得体大方却又绝非舶来品的服饰袅袅婷婷地走过回廊或人群。她还常常带着平凡而芬芳的花儿来上班,她把花儿养在长颈的玻璃瓶中,使枯燥乏味的办公室变得温暖而亲切。



她的这些好处,使得许多同道都把她作为旅行的最佳同伴。她喜欢有文化的事物和人物,却不喜欢把文化叨在嘴上传播。她很有主见,但同时也可以聆听你的倾诉和忠告。如果你是个性情中人,她甚至可以陪你一起喝醉,不管是白酒还是红酒……

当我见到本草,并了解到她的部分生活景况时,我清楚小说中有她的人生经历与感受。

《三叶草》是一部具有独特艺术气质的小说。读着作品,便不由地被它唯美的文字和在文字间流淌着的强烈的情绪感染着。

这是一部描写人与环境抗争的小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偏僻的乡村——角里,如何跟上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利用特有的资源,去改变一个小村庄的生存境况。

角里村的特有资源是三叶草。三叶草是一种不同于其他草的草坪草。为了让这种草带着角里人的梦走进城市,并被城市接受,他们选出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做“草仙”,代表三叶草的灵魂。三叶草仙代表着角里村的女人,她们美丽、善良、富有牺牲精神,为了角里村的乡亲,为了翩翩起舞的三叶草和滋养了三叶草的这块土地,三代“草仙”远离家乡,历尽艰辛。她们在磨难中挣扎,在困苦中寻找,她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她们把自己当做是家乡放出的一只风筝,风筝感受了风雨,但要带回去阳光。在古老乡土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在使命和生活之间,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这部小说里,有一个让人震撼的地方,即用一个动人的故事,阐述了一个观点:人的生命是可以用爱挽回的,尤其是当现代化医疗手段无能为力时,爱可以激发人体潜伏的生存本能,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体的抵抗力,从而使生命勃发生机。

看来,这月光不仅仅是在城市流淌,也在乡村流淌,更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在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流淌。

三叶草是一种草坪草，它紧
贴着地面，在视野的最底层，因而
人们对它总是视而不见。

——题记

三叶不耐烦道：“妈，你别烦了，我身上什么也没有，让我睡吧。”

母亲说：“有，有，你快看看，快自己看看。”

三叶无奈地揉着睡眼，说：“那就开灯吧，让你看个清楚，我说了什么也没有。哎，妈，你是不是也在做梦？是梦游？”

“不、不，不要开灯。月光亮着呢，看得很清楚，喏，”母亲的手指在三叶的胸前轻轻一点，“看到了吗？”

不等三叶回答，母亲又接着说开了，既像是说给三叶听的，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说：“那是一株三叶草标记。听说它只在月光下出现，开了灯就看不见了。在过去，它是三叶草仙的标记啊！在这个部位，只在月光下显影，角里村不知多少年才出现一个这样的姑娘，这样的姑娘就能成为我们角里村的三叶草仙。这印记就是仙记啊，传说是王母娘娘赐的。”

三叶糊涂了，她说：“妈，原来你在说梦话呀？我说你在梦游嘛，要不然怎么会半夜里到我这儿说些稀奇古怪的话。”

母亲抚摸着三叶的额头，笑了笑，问：“那么你现在是醒着，还是在梦中？”

三叶眨眨眼，说：“我醒着呢，被你莫名其妙地吵醒了。”

“那你看到自己身上的印记了？”母亲问。

是的，三叶看到了，她看到了自己胸前的那株三叶草标记，她以为是光线的关系，所以她想开灯，看看清楚。

“明天我给你讲讲三叶草仙的故事。”母亲说，“现在好了，睡吧。我是怕你晚上着凉，来给你盖被子的。你天天晚上踢被子，看，被子又到了地上。”母亲说着，拾起被子，盖在三叶的身上。

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三叶问：“妈，你是不是天天晚上来

第三章

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角里村有了“选仙”活动。“选仙”活动是不定期的，什么时候举行，由村里的老族长说了算。老族长也不会心血来潮，他必须确定村子里出“仙”了，才会率领全村人举行一个隆重而又独特的“选仙”仪式，在仪式上郑重地请出仙子。这仙子就是三叶草仙，三叶草仙在村子里是非常荣耀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她不光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植物，代表着村子，她还能带给村子特别的荣誉和地位。母亲给三叶讲述了最后一次“选仙”的过程。

连续下了七天雨后，一百零一岁的老族长在自己的茶杯里发现了三叶草白光，他知道角里村终于又出草仙了。老族长曾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主持过一次“选仙”仪式，算来已有三十多年了，角里村出一次“仙”还真不容易。老族长看着天渐渐亮了，赶紧唤来儿子，命他把这只发现三叶草白光的茶杯送到祠堂里供奉起来。儿子端着茶杯，左瞧右瞧，什么也没发现，他只看见躺在杯底的一堆淡而又淡的茶叶，还有一根飘浮在水面上的雪白的胡子。

老族长艰难地跨出木门槛。雨小多了，但还在下，太阳却从雨缝里钻了出来，照得雨丝亮白亮白的，就如他长长的亮白的胡子。他叫孙女搀扶着他，向三叶草地走去。路很泥泞，他的钉鞋不时地陷在烂泥里，拔都拔不出来，幸亏有孙女的帮忙。用不了

人知的力量操控着。这种力量不光操控着“选仙”仪式，也操控着角里村及角里村人的命运，谁不敬畏命运呢？

仪式是在三叶草地里举行的。角里村的“选仙”程序有五关，参选者必须过这五关后才能成为真正的角里仙子即三叶草仙。这五关分别是：评长相、比身段、看舞蹈、听箫音和验仙记。前面四关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方法却简单。第一关评长相：由族长和村里选出的四个长者组成的评审组投票，获全票通过者方可进入下一关。第二关比身段，要稍微麻烦一点：参选者要躺在三叶草地里，当然得脱去衣服，摆出仰卧、俯卧、左侧卧、右侧卧四种躺姿供评审组评审。她们躺着时身体的起伏，要和风吹过三叶草地一样，灵动、飘逸。评审人员则要围着参选者转两圈，然后进行评议。评审人员的目测能力令人惊叹，他们走两圈后目测出的女人胸围、腰围、臀围的数据和用尺子测出的数据相比，误差绝不会超过半厘米。第三关看舞蹈：舞蹈由参选者自己编排，在三叶草地里跳。舞者要全身心投入，使自己和三叶草完全融为一体，要让人感觉到那不是人而是三叶草在舞，最后满地的三叶草都跟着舞蹈起来方可。第四关听箫音，看上去简单，其实不容易：从箫孔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不光要美妙动听，还必须得有磁性，能“拉”人耳朵，让听到的人情不自禁走过来了，这还不行，还必须要有飞鸟停下，落在那箫管上。

母亲告诉三叶，最后一次“选仙”那年，共有八个姑娘参选，其中七个分别在前面四关中被淘汰了，只有大叶顺利地进入了第五关。第五关的仪式已经开始了，角里村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期待着，期待着角里村第十八代草仙的诞生。这次能否出得草仙，可不是人能决定的。因为第五关不是由评审组评定，评审组的使命到第四关完就结束了。第五关要看天意，得由天定。

大叶沐浴完毕,穿上特制的长袍。长袍刚做好,完工的时间和
大叶出浴的时间正吻合。虽然沐浴和做衣在隔着一个展台的
两个草棚子里,互相不能联络,但她们各自的工作却按要求同时
完成了,不能不说是心有灵犀。就在族长喊“起——舞——”的
刹那间,浴者入盆,织衣者举草,展台上则开始了舞蹈比赛。参
加比赛的舞蹈必须是三人舞,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自由编排。比
赛结束后,当场由评选组评选出最佳舞蹈。获得最佳舞蹈的三
个人,将各自得到一亩三叶草地的奖励。舞蹈比赛一结束,村长
再次走上展台,高喊声:“请——草——。”乐声响起,是十二支
竹笛组成的乐队。竹笛声轻快地飞扬,和舒缓地流淌的月光糅
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天仙下凡、凡人上天、天上人间合而为一的
感觉。时间算得很准,就在族长喊“请草”的“草”字音落下,竹
笛乐声响起的瞬间,浴者出浴,长袍完工,不能早一分,也不能晚
一分。出浴早了,人身上的气韵会飘散,散了就凝结不出那特有
的草仙的标记;长袍完工早了,草的神韵便流失了,流失了神韵
的袍子也留不住草仙的标记。长袍由十二个十五岁的少女用三
叶草精心编织而成,三叶草是现割的,由十二个已婚女人边割边
传递到草棚子里。刚编织好的袍子上还散发着凉甜的清香,渗
逸着滋润的绿色汁液,每一片叶子又都像长在草地里一样鲜活
而灵动。袍子叫草仙袍,必须是角里村选出的最漂亮的姑娘才
有资格穿上它。当然,穿上草仙袍的姑娘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三
叶草仙,必须要在穿上它三分钟后,身上出现草仙标记的,才能
成为真正的三叶草仙,并拥有这件草仙袍。出浴后的大叶赤裸
着全身,站在草棚子里抬头望着月亮。按规矩草棚子没有棚顶,
月光倾泻在她的身上,使她的身体裹上了一层柔滑的银光,这是
穿月衣。五分钟后,村里最英俊的小伙子举着草仙袍,穿过展



台，来到沐浴的草棚子前，弯下腰，把草仙袍举过头顶。

此时，大叶的母亲掀开草帘子，从小伙子手中取过草仙袍，披在大叶身上。大叶得自己戴上花冠。花冠用三叶草的小白花编成，必须是九月开的头茬的花，由自己亲手采摘、亲手编织。

大叶走出草棚，款款地向展台走去。乐声突然停止，大家——角里村所有的人，屏息静气，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头上顶着白色小花环，身上垂着绿色草仙袍，她活脱脱就是一株放大的三叶草。碧绿的叶片在微风中依依摇动，洁白的小花在月光下亭亭玉立。

大叶站在展台中间，头一次感觉到了月光的分量。她觉得月光像雨一样拍打着她的全身，不断地从她的身上流到脚下，又在她的脚下聚集，聚积成了一条湖。湖水托举着她，越升越高，把她送到了云里。她坐在一朵白云上，周围全是闪烁的星星。星星闪啊闪的，在和她说着什么话，但她一句也听不懂。她刚想说“我听不懂你们的话”，却发现了一颗特别的星星，这颗星由三片叶子组成，就如一株三叶草。大叶一伸手，那颗星就到了大叶的手里。“做我的护身符吧。”大叶说着，把它塞在了胸口处。

“出——仙——”族长扯开嗓门，拖长声调，连喊了两遍。

大叶一惊，清醒过来。她知道该脱去草仙袍，裸露全身，让全村人验身上的仙记了。

忐忑不安的大叶迟疑了一会儿，她有些怕，怕母亲失望的眼神，怕村人嘲笑的嘘声。她知道自己身上没有那个三叶草仙的标记。她成不了三叶草仙，角里村今年也就出不了“仙”。她会让母亲和村人都失望的，她和母亲讲过无数次，她身上没有标记。刚才沐浴的时候，她又一次查看了自己，全身洁白无瑕，特别是那个部位，连一颗痣、一个斑点都没有。可母亲就是不肯放